

在那個時候，那名綁著二股麻花辮的姑娘，笑得靦腆，在昏暗的燈火下輕輕地提起自己的棉布裙，將那雙縫著布製牡丹花的藍色金線繡花鞋展現出來。她低著頭，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大人，您覺得好看嗎？

坐在她面前那名穿著白色絹袍的男人聽到這話愣了一下，但他很快地彎下身，對那名姑娘溫柔地笑著，然後小心翼翼地將那姑娘的腳放在自己的手掌上，細聲說著：「很美，真的，就算不需要受苦，也很美。」

那姑娘的腳，比男人的掌心還小。

惹人憐惜。

纏足

「您啊是打從哪兒來的？」

那幫忙指路的老人操著地方口音，手還保持著指的單一方向，卻忍不住好奇地抬頭打量，看著這位從未見過、身材高大的生面孔，張著他那口幾乎沒牙的老口問著：「是西方嗎？或北方？俺看您不是我們本地人，也不是南方人，是吧。您那有著外地的口音，骨架看起來也挺大，像是那騎著馬的人叻。俺問這個沒特別的意思，您要覺得冒犯了俺就先說聲對不住了。」

那被問話的來客對老先生的詢問沒什麼太大的反應，好像已經熟悉這樣的疑問。他拱手傾身，擺出屬於這個國家應有的禮儀。「實不相瞞，在下的確身自海外的島嶼，自知文化行為比不上這偉大的大明帝國，在下反而擔心，是否有失禮之處。」

「喔齣，原來是海外，俺對那個沒啥概念，您倒也沒有什麼失禮的地方，彬彬有禮地，要不是口音俺還認為您是城裡來的。」老人哈哈一笑，指路的手收了回來，乾枯的手盤在胸前，說著：「您若只是旅遊觀光，俺可不建議您往那兒去。您啊住島上應該對山啊林啊不太熟吧，島是不是專門捕魚遊海的？這先不提，這方向過去只會到一個不有趣的村落，人都說那兒專賣姑娘的。俺看您也不像來買姑娘的啊，喔喔，而且最近那兒也有奇怪的傳聞，說是會遭天譴的，別去跟他們攪和，想來都是不吉利的。」

高大的男子調整了一下頭上的斗笠，遮去了陽光，斗笠下的陰影讓人看不清他的表情。

「先生，您也別太操心。在下只是路經想夜宿，不好在林子裡待著。」

「啊呀這樣的話就沒辦法啦——」

友善的老人家跟他擺手示意即離去，而那名來自海外島嶼，或說日出之國的男人，朝著老人指的路走去。

那傳聞的確聽來好奇。

在城裡就聽說過了，那個荒涼的村子裡，賣著極其稀有的東西，雖說只賣給達官貴人，但總有人得以打聽到消息，為了家中重病的人砸下重金，哪怕是買到假貨也高興得痛哭流涕。

到底是什麼呢？是什麼珍貴的讓人願意掏出銀子？噓，這可不能大聲，這話說來，也會遭天譴的。

聽說就在那兒，賣著「神的肉」。

「神的血」、「神的骨」、「神的角」、「神的蹄」。

大逆不道大逆不道——但為了一時的生存，也只能用金錢換了唄，既然是神嘛，那肯定是重金難尋的靈藥囉。

天譴什麼的，說是會有，但還沒來臨。

——僅是還未來臨。

高大的男子毫不猶豫地在那不起眼的村莊橫行，他深知重要的東西會藏在不起眼的地方，於是他將守住那角落小小茅屋外的男人拋到了遠方，一腳踏開那臨時搭起的木門。

惡臭撲鼻而來。

他並不掩鼻，這臭味他可熟悉。血、體液、膿汁、腐爛的各種動物受傷的氣味，他在昏暗的屋子內聽到了人說話的聲音，兩名男子怯懦的對談。「啊呀，這可怎麼辦，已經變得這麼小，再怎樣也切不下了啊。」「事到如今，也只能做絕了，整頭放進鍋裡煮了吧，假裝是羔羊鍋，搞不好還能獻給皇上，獲得封地。」

聽這話，男子感覺腦海傳來嗡嗡聲。

他忘掉了一些原是該牢牢記住的事。

好比，身在外地盡可能不干擾，殺戮破壞當然是干擾。

回過神來他站在滿地鮮紅當中，包括說話的所有在場的男子們早就倒地不起，臉腫得已經看不出原來是長什麼樣子。男子看看自己手上的金屬狼牙棒，看著尖端上頭滴下的血珠，他的心情慢慢安定下來，於是將狼牙棒擔在肩上，往屋內深處走去。

惡臭的來源之處是一只滿是鏽痕、用農具綑綁拼裝起來的粗糙牢籠，牢籠的角落縮著一頭虛弱的野獸。白色的長毛已經失去光澤，濕黏的垂下，上頭滿是血與膿汁的毛髮結塊，野獸身體縮成一團，完全看不出其形體。

男子用狼牙棒敲碎了牢鎖，伸手往野獸探去，隨便一摸，都摸得滿手透明混鮮紅的淋巴液。對於這點骯髒男子不為所動，他驚訝的是單手即能將野獸給撈出來，這才發現野獸的體型跟一隻貓沒兩樣，長毛之下的身體更是瘦骨如柴。男子馬上翻開獸毛，毛下滿是刀割切塊的傷口，有些已結痂有些尚在淌血，其中傷的最重的是兩條後腿，腳跟被切得亂七八糟，看起來像是不懂得下刀而日日劃上一刀，那傷口手隨便探進去深得能讓指頭嵌入皮肉之中，有些更是深深肉洞暴露出來，肉眼即可見那劃破留跡的腿骨。

他將小白獸抱在懷裡，抱得有點緊。

任何人看到此時的這男人，肯定都會嚇壞，一個人要憤怒居然能憤怒到讓人看了就雙肩亂顫，背脊發冷，眼淚不禁掉出，甚至屎尿盡

出。無辜者尚且如此，何況待罪之身？原是被打倒在地的人都嚇得不敢出聲，要說他們接下來的命運，他們光是想像著有下一秒就嚇得心臟快要停止。

報應。

腦中只能出現這兩個字。

有人開始嘔吐，有人開始神智不清地發笑。

而男人看著他們，只是往前踏了一步，又高高舉起肩上的狼牙棒。

就在此時。

男人感覺有人在拉扯他的衣袖，像是孩子提醒著父親自己肚子餓了一般，男人低頭一看，小小白獸輕輕咬著自己的衣袖，眼睛被長毛蓋住的牠抬頭對著男人，咬著衣袖輕輕搖著頭。

「我會做的。」男人重申一遍。

小小白獸又搖搖頭，輕輕拉著男人的衣袖，但又因為咬合力不足而鬆開口，又只好探頭向前咬住衣服。

「我要做。」男人口氣開始不溫柔，他瞪著懷裡的白獸，彎身放下狼牙棒，用空出的右手撥開蓋住白獸眼睛的長毛。「那些人，該當承受鬼神之怒。」

長毛之下，白獸頭上有三隻眼睛，那原是閃著金色光芒的美麗瞳仁，如今布滿血絲，看起來非常疲憊。那白獸望見了男人的眼，眨了眨那三隻眼睛，淚水一下從眼眶滿溢出來，連同從鼻孔冒出的鼻水。

男人突然發出不屑的嘖聲，他用力撕開自己的右袖，先撕出兩只長條布替白獸包紮起傷痕累累的後腿，接著用剩下的布將白獸包起，然後放入懷裡。

「如您所願，那群人就交由死後審判吧。」男人說著，往懷裡的嬌小野獸低語一聲，「您要干涉，也得等到身體完全恢復，在那之前，就由大和國當中的和藥第一權威來照料您吧，誰讓您國家的任何一名神明都沒人願意照顧您呢。」

白獸聽了，輕輕抬頭蹭著，他頭上那兩隻角蹭得男人胸口有點癢。而男人在踏出半毀的茅屋後，伸手撫摸著毛皮已經沒那麼柔軟的白獸，說道。

在您恢復以前，請多多指教，白澤先生。

他的名字是「鬼灯」。

並非人類，而是與鬼火相結合轉生而成的鬼神。

鬼灯的地位可不低，雖無正式的神格，但卻是守在日本地獄之首，閻魔大王身邊專職大務的第一輔佐官。在地獄工作的鬼卒都知道，日本的地獄至今能夠如此井然有序，都是多虧鬼灯的努力。人們對鬼灯的尊敬，不亞於對閻魔大王的尊敬。

這個人勤勞努力、博學多聞，除了在地獄辦公以外還會抽出時間去現世考察，以明白現今人間的變化，前一陣子請了長假，到隔了海洋的大明帝國去，說是考察，若問身為鬼灯上司的閻魔大王，他會溫柔的笑著說，要不是留學學習，要不就是去摸摸中原大國的稀有動物囉——

正因為眾人都沒想到這大陸行有什麼不對勁，所以看到鬼灯抱了一裹小東西，上司才感到不安起來。

「是寵物。」鬼灯以肯定的口氣說著。

「寵物？」先不論那小動物身上傷痕纍纍，體型也小的可憐，但有著白色毛皮、六隻角、九隻眼睛的奇獸，閻魔大王不論怎麼想，都只能想到一頭。

「寵物。」鬼灯又重覆了一遍。

這名眼神耿直，身穿紮好的道服衣褲，頭髮也好好地從後用布包綁起的高大青年，別看他平常客客氣氣地，要堅持一件事的話哪怕是天王老子來他都不會改變了。閻魔大王也因此不多問，任著自己的部



下把小白獸帶回房間，聽說是要替他清理療傷。雖是回到閻魔廳，看來鬼灯這陣子別說加班，大概還要請一陣子的長假。

說是不多過問，但閻魔大王對於鬼灯突然帶了這麼一頭動物回來，會驚訝是有理由的。這世上只有唯一一頭神獸，是同時擁有白毛皮、六隻角、九隻眼的，那看似巨牛的靈獸是廣識天下知識、明白萬物道理的全知神獸，自號「白澤」，他平常在人面前不會顯露原型，而是頭戴白巾、身穿白色漢袍的美麗青年。化為青年的白澤由於住在天國當中，和漢兩國交界的桃源鄉，因此就連日本地獄也頗有名氣，尤其其他經營漢方店「兔漢方極樂滿月」，提供各種稀有藥材，就連地獄的鬼卒也是這間店的常客。

這店，似乎在白澤說要回大明帝國度假的時候就歇業，至今也一年多將近兩年了。

如果鬼灯帶回的是真正的白澤，那一定說明牠經歷了十分嚴酷的事。

這麼說來，雖然不明就理，但鬼灯是打算要照顧變得衰弱的白澤了？閻魔大王想來想去也想不通。這麼做的話中原那邊不會有意見嗎？能將神獸養在地獄裡嗎？但是，以安全度來說，在規則嚴謹的地獄當中或許比天國還來得安全，而鬼灯看似文官，實際上是這日本地獄當中最強悍的鬼神，要是被他嚴格保護，應該連魯邦三世都無法從他身上偷到一點東西。

如此一來應該不需要擔心什麼？閻魔大王略帶不安的想著。

這名向來以工作為優先的鬼神，第一次申請補回工作進度的加班，是在回國一個月後。

但在申請加班以前，同事們先感到驚訝的是別件事。

那名總是穿著道教服裝的鬼灯換上了和服款式，也就是比起以前方便行動的褲裝，現在選擇了寬鬆自在的和式長袍。這其實也沒什麼，令人驚訝的是鬼灯大人寬鬆的衣領當中，窩著一隻小小的白色幼獸，僅探出一個頭在領口，像是十分好奇地眨著眼睛看向四周。工作時，鬼灯會將牠抱出來放在桌邊自己早已準備好的貓床，那是去掉細刺的竹籃上墊著棉布的簡易床鋪。那幼獸最初會乖乖窩著，但沒多久就翻下床在鬼灯腳邊磨來磨去，鬼灯索性將床籃子放上了自己的辦公桌，一邊指示小白獸不要亂走以免摔下去，一邊在工作期間撫摸著白獸的背。

「鬼灯大人，那是小羊嗎？」一名遞上文件等著過目的小鬼卒用稚嫩的口音問著。鬼灯低頭檢視著文件，同時伸手將探頭想一起看文件的小幼獸推了回去，回答：「應該不是羊。牠的種族名跟自己的名字一樣。」

「喔喔。」小鬼卒歪著頭看著輕咬著鬼灯衣袖的幼獸，幼獸有著蓬鬆柔軟的白色細毛，頭上有兩隻犄角，背上有四只背角，臉上除了正常位置的眼睛以外額上還有多出一隻眼睛，除此之外身體兩側各有三隻眼。雖然這些特徵很可怕，但幼獸的身型、頭型都很像小羊羔，腳上也有蹄子，雖然後腳不知為何被繃帶包裹得緊緊的，好像曾經受了重傷。

「我不知道，這麼多特徵，是妖怪吧。」對鬼族來說，妖怪接近同伴而非敵人，並不是貶意詞，小鬼卒又看了看那窩回籃子裡的幼獸，問著：「鬼灯大人，牠的名字是什麼呢。」

「唔。」鬼灯放下了文件，正經地看著桌子前方的小鬼卒。「白豬。」

「咩！」幼獸滾下籃子抬頭對鬼灯喊叫。

「叫聲好可愛啊。」小鬼卒看著側躺在桌子上空揮著前蹄發脾氣的小幼獸，鬼灯用手指抵著幼獸的前蹄，眼神變得很柔軟。

「你如果想知道牠的名字，可以從牠的特徵加以在圖書館查詢。」鬼灯將幼獸雙手捧回籃子裡，摸摸牠的頭安撫。

帶著小白獸一起工作的期間，鬼灯連用餐都帶著小白獸，同時請食堂大媽切好一碗綜合水果給小白獸吃，晚間也切好兩盒帶去辦公室，半夜餓了還能讓小白獸吃。小白獸平時除了待在鬼灯的懷裡或床籃裡，幾乎不會移動自己的腳步。久了同事就明白怎麼回事，白獸的後腿受了重傷，別說行走，就連站直身都有困難，平常都是半坐半躺的姿勢，偶爾會側躺伸展四肢。

平常鬼灯大人連上廁所都不讓小白獸離身，收假以後也沒再去過大浴池。有人好奇想碰觸小白獸，據說鬼灯大人會搶先一步將白獸撈走，接下來就會瞪著那好奇的人，直到他將手收回去為止。

眾人不清楚其中的原由，只知道鬼灯大人對那幼獸保護至極，那樣子超越了保護小雞的公雞，而是有人敢接近幼獸就要跟他拼命的地步。

然而就算只帶個三天，眾人也很快就習慣鬼灯帶著幼獸上班這回事。

直到一星期後，中國天界的祥獸，化為長鬚老人的麒麟及化為幼童的鳳凰來到鬼灯專屬的輔佐官文書室內，在鬼灯面前拱手作揖。

「地獄第一的輔佐官鬼灯大人，自從上次慶典以來已許久未見了。我老特地上前獻上祝福，祝您安祥福樂。」先開口的是身穿黃袍的麒麟老人。鬼灯望了他們一眼，低頭在文件上蓋章。

「不用這麼客氣，我現在正在工作，不方便收禮，可以的話請留下聯絡方法，他日我必定親自前去答謝。」

「鬼灯大人。」這次是穿著紅色新年服看似十歲孩童的鳳凰開了口，「您知道我們不是只為了談這個。」

鬼灯停下了批閱文件的動作。

二老又行了一次禮。這次這二大祥瑞同時抬起頭，盯著鬼灯的眼睛看。

「吾等知曉是大人您救了陷入困境的白澤，不僅如此，還細心照料，治療傷勢，給予營養，如此恩澤，吾等必記在心裡。鬼灯大人往後六甲子，必能安泰順利，無往不利。」

「然，白澤乃天國之子，地獄之氣消受不起，當由吾等接至天國專注修身，用靈氣供養，請將白澤交予吾等，吾等定會輔佐其修行，且賭上神格保護同伴的安危。」

「保・護？」鬼灯輕哼了一聲。「聽來真有意思，保護啊。」

「請不要用這樣的口氣。」鳳凰將手中的杖往地上輕敲，臉不慍但威嚴。「鬼灯大人，您應當知道，這是我們最能放下的身段。祥瑞白澤該當回歸天國。」

「您們是來教訓我的？」鬼灯將籃子中正睡得安穩的白澤抱起來，放在自己的膝蓋上，「是呢，因為全天下、遍及彼世，我直接地干涉了白澤的命運，連天國也撒手不理的命運。」

鳳凰及麒麟都噤口不語。與其說被鬼灯嚇住，不如說他們無言以對。

於情無理，於理無情，聽來矛盾，但這就是天國之所以能保持純潔的原因。對於現世的事，他們一概不得干涉，就如同地獄一樣。祥

瑞的工作只能賜福，選擇善王，尋遍吉日吉地，其餘額外事宜視為個人行為，不論導致如何惡果，遭遇何等凶運，皆為該員自行承擔之事。

白澤者，廣識、溫柔、寬厚，以及好色。

像他這樣跑到現世四處招惹雌性已經被視為家常便飯之事，上次祥瑞同伴得知他的行蹤是在女孩兒的床上，這對他們而言一點都不意外。

不干涉，不插手。都幾歲了，自己做的事自己擔。

被人類捕捉起來殘酷的削肉飲血，自然也是他該當負責的事。

「不是這樣的！」鳳凰突然激動地開口，百鳥之長的嗓音響遍整間文書室：「我們有去找！在斷了音訊以後我們就去找了！我們有嘗試找他回來！」

「請冷靜，鳳凰同志，讓老夫來說。」麒麟伸手按了按鳳凰的肩膀，鳳凰憤怒的漲紅了臉，對於必須背負誣指之名肯定不能忍受吧。

「咳，正如鳳凰所言，鬼灯大人，我會希望您不要把我們當作無情無義的天上生物，那種痛苦我們怎麼可能不知道呢？老夫曾有晚輩在周朝時被地方的王給捕來吃了，想捕捉鳳凰的更是全世界都有，因此當白澤不見的時候，我們嚇壞了啊，怕他被仙人跳還什麼的，我們到處去找……但最終，如您所見，我們找了半年，不及您找了一個月。我們為此深深反省，自責自己做得不夠，所以真的很想為他做些什麼。」

麒麟嘆了一口氣。

「您也明瞭，沒有比天國更適合療養身心的地方，在那兒都是飽受折磨的靈魂，人人都能獲得憐憫，這就是窮極一生也忍受著委屈的

靈魂能安息之處。我們非常感激您將白澤從殘酷的處境中救回，但請讓我們帶他回去吧，天國才是他得以安歇之處。」

鬼灯輕輕點頭，用著長指甲的手指輕敲擦得光滑的桌面。

「祥瑞半年都辦不到的事，惡鬼一個月就辦到了。」

鳳凰眼睛冒出紅光，他的頭髮像是漲起的羽毛一樣，麒麟則是單手壓住他，瞪著，用眼神斥喝著鳳凰不要輕舉妄動。

「偉大的祥瑞，想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嗎？」不在意鳳凰跟麒麟漸漸顯出聖徵，鬼灯用另一隻手輕輕撫摸著腿上的白澤，順著他的呼吸撫順他的毛。「說起來，白澤是不正經的瑞獸，他不忌酒，不忌色，不忌香辣，不忌天下惡事，他與只降臨在義人聖人面前，努力工作的您們不同，只要朝他伸手的任何人他都能笑著接受，如此，導致他遭逢這可笑命運。您們為世上最享盛名的祥瑞，極仁慈的麒麟，不死的鳳凰，你們所到之處遍是生機，降臨之處即為良地，這，並不只是你們身為祥瑞的神格使然。擁有極高智慧及威能的您們，厭惡惡者愚人的您們，在這萬萬年間早已無法接近凶惡之地。人人都嚮往神靈，想要到願意張口吃下，多少中原靈獸都死於人類的口中，大智慧如您們自然也一樣。您們應當清楚得很，不是您們找不到，是您們所到之處，不會存在那種捕殺神明的罪人的。」

停頓一會，鬼灯望著那不再反駁自己的兩名瑞獸，冷酷地下了結論。

「恕我失禮，祥瑞無法從污穢當中保護這頭蠢獸。」

鳳凰用他小小的花鞋踢了一下柱子，以孩子氣的舉動表達自己的不滿。

麒麟則靜靜地望著鬼灯的眼睛好一會，看著鬼灯那看似冷靜其實燃燒著情緒的眼神，他輕咳了兩聲，然後舉起手，噗嗤地輕笑了幾聲。

「輔佐官大人，實在是厲害的牙尖利嘴。」

「在無法抗衡的前輩面前，僅是獻醜而已。」

「其實這件事，一方面我們也覺得白澤他實在有點蠢，一方面多少是幫不上老朋友的不甘心。剛剛真的沒有指責輔佐官大人哪裡做不好的意思，只能希望能盡一點心力。」

「我也同樣沒有怪罪您們的意思。真的要說的話。」鬼灯將白澤塞回自己的衣服裡，抱著站起來。「僅是我認為這個世界上除了我以外沒有人有能力足夠保護他而已。」

明明是無邪地老實說出自己的心意，聽起來卻更像在挑釁，鳳凰抽動著嘴角，麒麟則是摸著鬍子呵呵笑。

「真不愧是大和地獄最強之鬼神，說起話來格外有說服力。」

「失禮了。」

「某方面我也同意您這個說法，也好，應該沒有惡人敢到地獄去偷寶物，到天國偷東西的人倒是多的是。」麒麟說完低下了頭，將手按在自己的犄角上。「說好的禮品，請拿去。」

啪的一聲，麒麟摘下了頭上的兩只角。

「拿去吧，每次一點點削進藥湯裡就可以了。雖然有點老了，但這可是正統的麒麟茸啊。」麒麟哈哈大笑著，兩手捧著那尚在滴血的肉角給鬼灯。「不是老夫在自誇，這對受傷的動物是最有用的大補藥。」頓了一會，麒麟對鬼灯露出和藹的笑容：「特別是對於修骨補肉，藥效特別的好。」

鬼灯愣了一下，只能單手緊抱著懷裡的白澤，另一手接過麒麟遞來的肉角。

而一直站在柱子旁邊的鳳凰不看著鬼灯，手往屁股一探，手上突然多出金燦輝煌的紅金色長羽毛。

鳳凰鼓著嘴，單手將那只比鬼灯身高還長的金色大羽毛遞給鬼灯。「這屁股毛就給你了。」

「鳳凰啊，你到底在鬧什麼脾氣呢，鳳尾金羽這麼獨特的東西，被你講得像屁屁毛一樣。」麒麟仰頭嘆氣，又對著鬼灯彎身行禮。

「您千萬不要介意，這鳳尾羽是鳳凰最長的羽毛，您也知道的，鳳凰羽毛有著災厄豁免、死裡逃生的吉兆意涵，也許與白澤老弟的相性沒那麼好，但帶在身邊總是吉利的，您就收下吧。」

「唔，嗯。」鬼灯有些發抖地接下這兩項禮品，這可不是百年難得一見，而是傳說中的超級珍品了，是那種無敵孝子超猛武士傳說中的精英天才才有可能在神話故事中拿到的東西，就如鬼灯這般冷徹，也多少打動了他的藥學尊嚴及收集癖之心。

想了想，鬼灯將兩項珍品也收進懷裡，抱著白澤彎身行禮。「不論如何，非常感謝二老為了白澤給予這麼珍貴的寶物。」

「啊啊！混小子！別把我們給白澤的好處當作『禮節』！我們可是比你更早看到他這麼幼小的樣子！」鳳凰開始揮舞著袖子對鬼灯威嚇著，然後被麒麟念著好好好別氣別氣而拉到後面去。「你最好能好好照顧他！要是最後發現他少了哪根毛跟皮，休怪我跟你拼命！別惹不死的鳳凰！你重新開始幾次都打不倒我的！」

「嗯咳，老夫也這麼想喔。」將鳳凰拖到門口的麒麟對鬼灯眨了眨眼，「老夫多少也有點吃味之處，但既然那蠢小子在您懷裡睡得這



麼香甜，老人家哪敢搶走，讓牠嚶嚶作泣呢。但您懂的，若是有任何不妥之處，祥瑞一定會回來帶走同伴的。今日，就打擾到此。」

在門前行禮，祥瑞二老安靜離去。

突然被賜下如此福氣，鬼灯卻感到疲憊，累得他只想坐在椅子上假寐一會。他捧著懷裡的白澤，咚的一聲坐在椅子上，長呼了一口氣。

「的確是事實，地獄鬼神何德何能獨佔獨一無二的祥瑞。」

他伸手揉著那團窩在自己大腿上溫暖的毛球。「您說呢，親友特地來訪，裝睡實在不禮貌吧。您不抗議嗎？我剛剛無視您的想法，直接將您強留在地獄裡了。」

懷裡的白澤沒出聲，呼吸聲一樣平緩。

閉眼沒看著腿上白澤的鬼灯，感覺有什麼可愛的小動物在舔自己的指尖。

「鬼灯大人。」

今日，遞上文件的小鬼卒如往常一般，將文件交給鬼灯以後就趴在桌子上看著小幼獸。這位鬼卒不會亂碰桌上的東西，所以是少數鬼灯願意讓他近看白澤幼身的部下。

那名小鬼卒好奇地看著小小白澤的動作。幼白澤坐在鬼灯批改完的文件上頭，像是在讀著文件一般地瀏覽文字。

「這孩子看的懂字嗎？」不像是一般動物一樣對於字體只覺得是鬼畫符，小鬼卒能看的出那小白獸是真的在讀字。

「雖然是笨蛋，但也有足夠的智力能看的懂字呢。」鬼灯在這麼說的時候，白澤探頭想咬鬼灯的筆桿，讓鬼灯跟白澤進行一段搶毛筆的競力戰。

「欸，是這樣嗎。」小鬼卒好奇地看著那跟鬼灯一邊抓著一邊筆在拉扯的白澤。「可是，牠不會說話，我還以為他是剛出生的幼獸。」

聽到小鬼卒的話，鬼灯不經意地鬆開了手，讓搶筆的白澤咬著筆在桌上翻了個圈。

「——牠的狀況是……」鬼灯開口，卻突然止住了言語。

白澤原來的形體，是比犀牛還壯，體型非常龐大的巨獸，如今之所以變得有如剛出生的雛獸，只因為他的力量已經衰退到極點，只差一點點就無法維持「白澤」的體徵了。那傢伙不會說話？不，這傢伙聒噪的很，那平常見到的模樣還是青年的時候，兩人每次見面都會大吵特吵，不歡而散，如今，這傢伙只是隻會咩咩叫賣萌的小動物而已。

見到鬼灯不再說話，小鬼卒擔憂自己說錯話了，退了一步，怯懦地低頭。

鬼灯擺手，表示自己不介意小鬼卒的問題。「那傢伙是做了蠢事，所以變成最弱的姿態了，連人的語言都講不出來，這件事的教訓就是不要輕易做蠢事，明白嗎？」

白澤突然低頭咬了鬼灯的手背一口，讓鬼灯忍不住轉頭瞪他，卻看到白澤用腳踏踏一張文件，一臉得意。

鬼灯將文件拿起來看，上頭用歪歪斜斜的字註上了附註及建議，然後還把「待討論」的字樣畫掉，寫上已解決。鬼灯一放下文件，就看到小白澤含著毛筆，搖著跟他身體差不多大的毛蓬尾巴，對鬼灯眯著眼笑。

「字真醜啊。」鬼灯又低頭細讀，除了字醜難讀外，上頭的建議也不像是自己的作風，但除此之外，的確算是解決了問題，還加以改善原來的弊病。

考慮了一會，鬼灯拿起自己的章蓋下「核准」兩字，迅速地抄了附本，然後遞給辦公桌前的小鬼卒：「替我跑個腿，我給你加獎金。馬上跑到這個部門，要求作這樣的調整。」

「啊，是的。」小鬼卒接過了文件，又抬頭看著趴在桌子上搖著蓬尾的白澤，笑著，「牠果然很聰明呢。」

「如果字能寫得更好一點就好。」鬼灯點評。那字體比幼稚園還不如。

等到小鬼卒離開去跑單位以後，鬼灯轉頭看著含著毛筆用鼻子哼歌的小白澤，伸手想抽走白澤口中的筆，讓白澤嗚嗚叫，死不肯拿開含在嘴裡的筆。

「我說過不許打擾我工作。」鬼灯反過來不直接拿筆，而是搔搔白澤的下巴，讓白澤因為放鬆而不自覺地張開口，趁這個時間點取走他口中的毛筆。「況且，這筆太長，很容易戳到您的喉嚨。」

白澤趴在鬼灯的手臂旁嗷嗷哀鳴，可憐兮兮地用前蹄抓著鬼灯的袖子。

「裝可憐也沒有用。」鬼灯嚴肅地說著。「您這樣妨礙了整個作業的進行，閻魔大王也不會准許的。」

「這聽來不是不錯嗎。」

閻魔大王和藹的笑著，而抱著小白澤到閻魔殿的鬼灯忍不住發出嗤的一聲。

「大王，您該不會只是為了好玩吧？」

「啊呀，不是的不是的，鬼灯君別露出這麼嚇人的表情啊，嚇死老夫啦。」閻魔大王嚇得揮揮手，搖頭表示沒有惡作劇的意思，啊，也許只有一點點啦。「你看白澤君不是也指出你沒看到的盲點嗎？就是這樣囉。白澤乃全識之聖獸，知道的東西比我們還多吶，哇啊，你的表情真恐怖，總之啊是這樣的，分派一點工作給他，老夫覺得應該是沒問題吧，一方面減少你的負擔，一方面也不會總讓他趴在你桌上當吉祥物。活用神獸的價值，他自己也願意的，這樣不是很好嗎？」

「閻魔大王別鬧了，這樣我不是非得一項一項的教他嗎？」

「沒問題的啦，趁現在工作比較輕鬆的時候訓練一個秘書，到時忙的時候不就比較不會加班加到倒下來嗎？」閻魔大王爽朗地笑著，「如何？在你的辦公室旁邊給他做個小小的辦公桌，這樣是不是很可愛？技術部一定做得到的。」

「……閻魔大王，請您做完自己的事再去想其他有的沒的。」

「欸！」

「真是的，讓我多了新的工作。」

鏗、鏗，鬼灯頭上戴著頭巾，不爽地拿鎚頭敲打釘子。

做出一個小小的台子，將尖角的部分磨圓打滑，然後塗上特有的黑漆。鬼灯在做的是類似用餐時使用的小桌台，只不過附上筆筒、放置硯台、印泥的地方，怎麼看都像是小小的文具台。鬼灯用頭巾擦去臉上的汗，然後將小文具台放在自己新蓋的桌子上。位於自己辦公桌的右手邊延伸出來的台子，與自己辦公桌相接，形成 L 字形，側邊就在自己的座位旁邊。鬼灯將文具台放在自己辦公桌旁邊，附上兩只木箱，一個寫著「已批改」，一個寫著「未批改」，文具台後方靠著自己坐位旁邊放的是以前給白澤睡的床籃子，而床籃跟文書台中間，有個用機關控制好的暗門，只要稍微用手一推即可往下變成斜坡，一下去就是桌子底下的夾層，除了放置食物及飲水的小食台以外，還有一個類似櫥櫃的隔間，一推開，是可以讓動物趴坐在上頭排泄的動物專用坐式馬桶，白澤排出來的東西，鬼灯通通拿去澆金魚草了。

鬼灯的木工工作還沒結束，他將好幾根竹管給磨得光亮，洗乾淨，然後用瑪瑙珠嵌至竹管後方，前方就從白澤的尾巴上剪下一點點毛，製作成白澤毛的毛筆。這筆的長度比較粗短，剛好足夠白澤可以含在口中也不容易戳傷。

「警告您，千萬別邊寫字邊打瞌睡，想睡就去籃子那裡睡。」鬼灯給白澤的筆筒放了三枝筆，自己留了一枝。然後，鬼灯將一只打磨好的印章，掛在白澤的脖子上：「這您要好好謝謝你的好伙伴。麒麟茸骨化的部分我將其打磨起來，做了上好的印章，您批改完您的那份，一定要蓋您的章，章的圖樣是我設計的。」

白澤歪歪頭，含著印章嘗試去試蓋，發現那是篆書的「白澤」兩字，而且包覆在類似眼睛的圖樣裡頭。看到這圖樣，白澤搖頭，含著筆沾上墨。

「對圖樣不滿意嗎？」鬼灯看著白澤自己畫出的圖，歪歪斜斜的白澤兩字，以及歪歪斜斜的不知道代表什麼意思的圖案。

「駁回。」鬼灯抽起白澤畫的那張圖。「您除了工作以外，最好練練字。」

含著筆的白澤無辜地眨了眨眼。

鬼灯不打算讓白澤幫手太多。

多半是自己正在批改文件，忙不過來的時候，才會抽出一張一眼望去難度較低的文件遞給白澤，讓白澤幫忙批改。鬼灯在挑選上幾乎沒什麼篩選，幾乎全部都讓白澤試著做過一遍，唯獨審判檔案是絕對不讓白澤碰的。

「天國的審判標準跟地獄差太多了。」閻魔大王問起時鬼灯是這麼回答的，對於這點無法反駁，閻魔大王也就不再多問。

逐漸習慣這樣的模式，有時鬼灯改得忙不過來，白澤會在批完自己的那份以後爬到鬼灯的桌上用嘴抽出新的一張，自己再慢慢批改。有時鬼灯檢閱白澤批改的文件還是會跟白澤起口角，表示兩人意見的差異，但不得不說，讓白澤幫忙批改，自己實在輕鬆省事的多，自從白澤開始幫手工作一個月，鬼灯沒有一天需要加班。

「白澤先生，您意外的派得上用場啊。」

鬼灯一邊說著，一邊將黑棋下在盤上。他居然有天能在下班時間前閒到能玩黑白棋，這點是鬼灯自己想也想不到的。白澤銜著白色的那面棋看著，笑了笑，將棋放在邊邊，吃下了邊棋。

「哼，進攻得倒是挺猛烈的。」鬼灯看著棋盤思考著下一步要怎麼下，而白澤爬回自己的辦公桌，銜著筆，在紙上寫上「笨蛋」兩字。

鬼灯靜靜地看著那寫字挑釁笑得眯起眼的白澤，撐著頭思考著。

唉呀呀，這得意忘形的畜生，也不想三個月前自己的慘狀。鬼灯看著白澤那還包著厚厚繃帶的後腳蹄，思考。

下次就做個金魚草造型的小布鞋給他穿吧。

「嗯，看起來，今天也沒有問題。」審視著每一處小地獄，鬼灯一邊視察各部門的營運狀況，一邊在文件上打勾，這是身為閻魔大王第一輔佐官的鬼灯定時會做的工作，雖然這類審查交由各部門的執行輔佐來做就可以了，但鬼灯偶爾還是會親眼驗證，以免有哪方輕忽或是產生認知上的錯誤。

由於時常有火啊、湯啊之類的刑罰，地獄的執行部門多半是很悶熱的，鬼灯在視察時也忍不住拿起文件夾來搨，窩在鬼灯衣領裡頭的小白毛球也探出頭，哇的一聲張口散熱。

「別露出這種不滿的表情，我才是熱呢。」看著甩頭將汗甩開的白澤，鬼灯探手幫忙撥開他額上較長的毛，同時詢問女獄卒有沒有髮圈可以借用，好讓他給白澤戴著小髮圈，將額毛往後撥開。「地獄一年四季都是這種氣溫，您要是不願意忍耐，我就只能將您剃成貴賓狗了。」

白澤張口吐吐舌頭散熱，眯眼的慵懶樣顯示他沒專心聽鬼灯說什麼。

「真是的，下次帶您去審查八寒地獄吧，您大概會是個好暖爐。」

擦了擦額上的汗，鬼灯把文件夾塞進袖內，讓白澤可以趴在上頭。文件夾的溫度相對的低，白澤馬上就趴了上去。現在鬼灯的上領整個被白澤跟板子撐起來，若不用手捧著可是相當重的。想想一年前當初救出他時瘦到骨頭都跑出來，現在不只是胖起來，而且差不多已經是小型到中型犬的大小了。



一直抱著這小胖子體力上可是持續有在消耗的。在鬼灯考慮著中途暫停，去找間餐廳用餐吃午餐的時候，一名鬼卒氣喘吁吁地從後追了上來，斷斷續續地喊著鬼灯大人，在鬼灯回頭的時候壓著膝蓋大口喘氣，看來已經跑了好一陣子。

「鬼……鬼灯大人，總……算……找到您……了……」

「先緩口氣，有何要事？」鬼灯用雙手把白澤緊抱在懷裡，待鬼卒的呼吸順暢起來時，他站起身，恭敬地對鬼灯彎身行禮後，站直身對鬼灯說明狀況。

「從中國地獄那來了兩位大人，是謝大人及范大人，他們說之前與鬼灯大人協同調查的事已經準備妥當，還請鬼灯大人前去商量之後的事宜。」

鬼灯瞪大了他那細長的眼睛，而他懷裡的白澤突然抬起頭，似乎對鬼卒的話起了反應。

「明白了。」鬼灯用手將白澤的頭壓回衣領，白澤扭頭掙扎，鬼灯輕捏了白澤的右耳，讓白澤哀了一聲，委屈地縮回衣服裡。「他們還在閻魔廳嗎？」

「是的，大王已經招待他們用餐了。」

「大王總是搞不懂重點在哪，我這就回去。」縮回衣領的白澤偷咬著鬼灯的衣服內側，鬼灯用手拍了幾下白澤的屁股，直到白澤安靜下來，接著鬼灯就隨同鬼卒的引領，往閻魔廳的方向移動。

「鬼灯君，你回來啦！」

一見到鬼灯進到大飯廳，閻魔大王就在主位上招手，而鬼灯也一眼瞥去桌上的餐點，看起來是迎合大陸來客的餐餚，炸魚澆熱油混橙

片，滷豚肉搭香菇，蠔油青江菜，蟹黃豆腐，雕成龍鳳花樣的西瓜，活像中國皇帝的餐宴似的。

鬼灯並不討厭中式料理，只要能下飯的餐點他多半很喜歡。抬頭可見坐在上位的是兩名穿著中式官服的男子，穿著白官服的瘦瘦高高，穿著黑官服的矮矮胖胖，他們一見鬼灯進來了，就從位子上起身，抱拳行禮。

「不需要這麼客氣，勞煩您們跑一趟。」鬼灯抱著白澤，也九十度鞠躬行禮。

「是我們應做的。」瘦高的白衣人唱著宏亮的高音，正經八百地說著：「這是難得漢和地獄兩方共同調查的案件，總不能在你們文件上蓋章的事也要您來我們這兒一趟。」

「我們這兒的調查文件也已經完成，應該是只差見證人的鬼灯大人您的報告書，在他們命盡以前的事就已經完畢了。」矮胖的黑衣人的聲音穩重低沉，在鬼灯走到他們身邊時，他的視線正好對上了鬼灯衣服內的白澤，一時之間他皺起了眉，但又恢復成公式化的平板表情。「這位，即是現在的白澤大人。」

「是。」鬼灯托起白澤，讓拼命往衣服裡鑽的白澤探出頭來。

「恕我冒昧。可否在用餐結束以後確認一下大人現今的狀況？」確認了鬼灯懷裡的幼獸即是白澤，黑衣人繃緊的臉似乎閃過了一點情緒，看起來是帶著悲傷伴憤怒的。

鬼灯靜默一會，手抱緊懷中的白澤。「這恐怕不太方便。」

「還沒替你們彼此介紹，原來你們已經很熟啦，哈哈，這樣飯桌上就熱鬧啦！」閻魔大王摸著鬍子呵呵笑著，鬼灯輕嘆一口氣。

「大王，您在說什麼呢，與大和地獄交流最深的即是大漢地獄，少說兩個月就會交換文件一次，您該不會第一次見到來客吧？謝大人、范大人是了不起的大漢鬼差，專司逮捕逃離地獄規則的惡黨壞人、凶神惡煞，在現世的執行力是數一數二的。」

「的確是啊，都忘了鬼灯君時常與他們碰頭，真是不好意思。」閻魔大王笑著搔了搔頭，然後手一揮，擺向桌上的餐點。「但工作的事歸工作，現在正是用餐時間，我們在餐桌上就先別談這些，聊些日常瑣事就好，大伙兒，盡興的吃啊，飯是可以續添的。」

「那我就不客氣了。」鬼灯向大王行禮後又向謝范二人點頭示意。「關於我的所見所聞、以及白澤先生的治療記錄，在用餐完畢後我會交予您們的。」

「那就麻煩您了。」高個兒的白衣鬼差，更明確的說，其名謂謝必安，行禮以後拍拍他同伴的肩，請他也坐下。矮個兒的黑衣鬼差，名謂范無救，搔了搔頭，安靜地回到座位上。

用完餐點，鬼灯立即去準備文件，並請兩名中國鬼差在迎賓室稍作歇息。雖是作為客人，但兩人坐在迎賓室的木雕漆椅上依然坐得端正，兩手放在膝上，挺直著腰等候。鬼灯準備的時間很長，兩人也好一段時間沒講話，然而等了一炷香的時間，范無救先忍不住了。

「他真的不將白澤大人交出來呢。」

「的確，聽來大和地獄鬼卒的閒聊也應證了這點。」謝必安也點頭回應。

「這不是很不對勁嗎，怎麼說白澤大人也是我們這邊的人，我們想確認白澤大人現在的狀況，難道還不行嗎？」范無救搖頭嘆氣。

「這是不是有什麼虧心的地方，該不會他也參與了這件事？」

「我們的調查當中沒查到的事，應該不用太懷疑。鬼灯大人的確干預人間的事，但這跟白澤大人身上的傷應該無關，這個也查證過了。」謝必安說完以後，停了一會，轉頭看向范無救：「在我看來——」

「嗯嗯？」

「看起來比較像不想放開。」

「這怎麼行，白澤大人是我國吉祥聖獸，怎能由一人獨佔。」范無救忿忿說道。

「是麒麟大人跟鳳凰大人同意的，也輪不到我們說三道四的。」謝必安的口氣聽起來無奈，旁邊的范無救聽了就嘟囔了幾聲，不再說什麼，反而是謝必安的表情越來越顯疑惑。「這麼說起來，不覺得奇怪嗎？」

「你指麒麟大人跟鳳凰大人允許白澤大人留在外地這件事嗎？」

「不是的。我是說，我們居然這麼輕易就看到了白澤大人，你要知道，三祥瑞，麒麟、鳳凰、白澤若要以原型降臨多半只會現於明君之前，當然從以前就聽說過白澤大人很輕浮，時常以人姿到處來去，不避諱自己的身份。」

「老謝，你在講什麼，我聽不懂。」

「我是說，若有人想獨佔白澤大人，就像想獨佔一個獨特的寶物一樣，應該是關起來、藏起來，可鬼灯大人雖是不放手，卻是連在工作環境都緊緊抱著，不覺得好像哪裡奇怪嗎？」

「經你這麼說。」謝必安摸了摸自己的鬍子。「好像有點奇怪，又好像不太奇怪。照你這麼說，的確不像自私地藏起來的樣子，但也不像是要放手，呃，這到底。不過，我們又不清楚倭人的習慣。喔，用倭人這詞是比較沒禮貌，就喚他大和人，呃，大和鬼，該怎麼叫好

呢。也許這就是文化差異，好比說，他們說不定有把家當帶在身上的習慣。」

兩名鬼差一同低頭苦思。他們也算是需要動腦的工作，像這樣嘗試明辨是非也是他們常做的事。想來想去，兩人頭一歪，脖子發出喀的一聲也沒找出答案。

「我認為是壞的那邊。」范無救說。

「我認為是好的那邊。」謝必安回應。

「又是我倆沒共識的事了，傷腦筋，果然還是要請我們那兒的老大來判斷了。」

兩人都聳聳肩，就在這時，聽到的是敲門聲。他們兩個同時起身，就看到門噫呀一聲給打開，鬼灯推著一車文件進到房內，而他懷裡的小白澤一直探出前蹄想爬出來，而被鬼灯淡定地揪回衣領中。

「抱歉讓你們久等了，這裡有正本、副本、翻譯文本，整理好的報告是這一份，花了一點時間，真是——」鬼灯找出其中一份黑色捲軸，而白澤爬出來張口咬住捲軸，鬼灯徒手將手指插入白澤的牙齒之間，逼著白澤張開牙齒，再將捲軸抽出來。「因為某頭偶蹄類一直想吃紙。」

范無救噗的一聲笑出聲，謝必安則淺淺一笑。

「白澤大人真有精神，太好了。那麼由我們稍微審視文件一番。」

「我會留在這兒的，有什麼需要，我可以幫上忙。我也想檢閱一下自己有沒有錯字。」鬼灯說完從推車底下取出一份文書台，外加寵物用的便盆水盆，看到這東西范無救又噴出口水。

謝必安假裝沒看到范無救狼狽地取出手帕擦嘴，而是抬頭與鬼灯確認：「那麼我們就開始吧。不會花太多時間的，我們確認完畢即可。」

兩鬼差來此的工作是奉上簡單的報告書，以確認鬼灯這裡的文書後蓋章，帶走副本及報告書。由於是在中國境內發生的事情，當事者又是重要的祥瑞神獸，理論上應該是作為見證的鬼灯先親自去中國那邊一趟，然中國這裡也要先調查、整理證據，先到日本來也是由於他們還在搜證階段的緣故。等確認文件沒有問題，基本上就會帶一份文件離去，繼續之後的工作。雖是這麼說，鬼灯在第一次報告的時候就有發出申請書希望能共同協助調查，經過考慮後也採兩國合作協辦的形式，關於兩鬼差調查到的現世檔案，也會抄一份給鬼灯。

「其實作為證人的您不方便看到檔案，說真的，口供很難不受情緒影響，而現世檔案很難不影響情緒。」謝必安還沒將調查檔案交給鬼灯，原因就是如此。

聽到對方這麼說，鬼灯的情緒倒是很平靜。「不用擔心，我早就完成了口供，到時去你們那兒回報的內容應該也會差不多。」

「那麼，還請您有空時上我們那兒一趟，也會帶您看看我們的風景的。」范無救說。

聽聞這話，鬼灯抬起頭。「這麼說來，您們原定何時回府？」

「工作繁忙，今天看完文件就會準備回去。」謝必安微笑道。

「還請您這個月有空時找個時間過來。」

「我也是在地獄工作的，知道進度拖延不成。」將讀完的捲軸好好捲上，鬼灯平靜地回應著：「三日之內，我必登門拜訪。」

范無救愣了一下，謝必安則點頭，說著：「那就大候光臨了。」

在今日地獄的工作結束以後，鬼灯簡單地吃過晚餐，就回到房間去，拿出行李箱找了幾件衣物，以及需要帶去的文件。不少未整理的文件還堆在桌子上，地上也擺了一些，鬼灯還來不及整理，他衣服整理到一半，就坐著打開文件審視，像在判斷要帶哪些文件去一樣。

白澤趴在床籃子上靜靜地望著鬼灯，前足一攀，翻了一圈滾出籃子外，然後拖著穿著金魚草襪子的後蹄輕巧地前進。一般而言，鬼灯在進房後就會把白澤抱出來，放在床籃子上，雖然白澤的後腿還沒完全好，但也算是有了自由可以走來走去，只要不使力，白澤多半能靠翻滾或是屁股坐在地上慢慢前攀的方式來移動。白澤就這麼慢慢移動，趴在鬼灯的腳邊，鬼灯於是低身伸手摸摸白澤輕輕拍動的尾巴，但尾巴還沒摸到，白澤就迅速地爬上床單，爬上鬼灯的床。這不是白澤變成這副模樣以後第一次爬上鬼灯的床，初期鬼灯還讓白澤一起在床上睡過，因此鬼灯並不以為意，低頭繼續看手中的文件。白澤繼續爬著，滾進鬼灯的行李箱，然後開始亂滾，把攜帶的物品全部弄亂，接著咬來咬去，把衣服一件一件扯出箱子外，最後整頭趴在鬼灯的行李箱內，拍著尾巴不移動。

鬼灯看了白澤一眼，把他抱起來，放回床籃，然後將行李一點一點的收拾整齊。但他看到白澤又慢慢爬回床邊，張口想咬行李箱時，鬼灯皺起了眉。

他很快地把白澤抱在自己的大腿上，按住他的後背，拍打白澤圓滾滾的屁股，鬼灯的力道不輕，打沒幾下白澤就一直吽聲哀鳴，但這

讓鬼灯更火大，他低吼著說：「蠢獸，事到如今，你還要袒護那些村民嗎！」

白澤嗚嗚叫著，扭動著身體掙脫鬼灯的手，跳下床，在鬼灯對白澤的舉動嚇一跳的時候發現白澤正緩慢地降了下來，然後撐開肥短的四肢，上上下下地緩慢前進，軟綿綿地貼著地面飛行，鬼灯冷冷地看著這頭飛了十五秒不知道有沒有前進十五公分的小胖獸，看著他越飛越低，然後落地，又只能笨拙地拖著後腳往前爬行，鬼灯冷淡地走到他旁邊將他抱起來，接著走到一只大籠子旁打開，將白澤裝進去。這籠子也是鬼灯親手做的，是白澤傷勢最重時，為了避免白澤胡亂移動而傷到自己而準備的一坪大木籠，裡頭的底板鋪滿了棉被。

白澤一進去就攀在木欄上，不滿地咩咩叫，然後用身體撞著籠子，見鬼灯沒反應就索性用頭上的角去撞。鬼灯咬了咬牙，用力拍了一下籠子的上蓋，讓白澤嚇了一跳，怯懦地退後，縮在籠子的角落看鬼灯。

「您這就覺得被關在籠子裡不開心了？」鬼灯悶聲說著，白澤趴下身，兩蹄遮在自己眼前，只露出額眼偷看鬼灯。

「就只會對我生氣，怎麼不想想那些村人是怎麼對待您的。」

白澤那隻額眼突然瞪著老大，然後眼皮顫了顫，慢慢垂下，在閉上時溢出了淚水。

看到白澤的反應，鬼灯走回床上，拿起剛剛在看的捲軸咚的一聲敲在白澤的籠子上。

「這是今天我拿到的簡報，寫的就是你那事情的調查。」鬼灯冷冷地說著，「我本來就隱隱約約知道是怎麼回事，所以才會生氣……不如說，為您這種反應，我更火大。」



鬼灯開始讀起文件上的內容。

那個邊疆地區是幾近荒廢、河也快乾的小村莊，那邊的天候跟土地幾乎沒辦法養活當地的人，所以當地的主要「產業」，是將村裡的女孩纏足以後，假作為千金，配給富貴人家當小妾，多半是以不高的金額嫁給有殘疾的人，下場都不太樂觀。

路經當地的白澤非常同情當地的狀況，給予他們馬鈴薯、蕃薯等好種的中南美洲作物教導他們種植，稍微指導整地、改善水源，一切的幫助只要求不要讓女孩纏足及販賣人口。

村莊雖然勉強撐下來了，但日子還是過得很苦。他們要求白澤提供更多東西，但白澤能拿出的僅有知識。

而一直以來幫忙仲介買賣女孩的商人跟村子裡的人商量，懷疑白澤其實是神明，於是大家就軟禁白澤，一開始是想求白澤給他們金錢，結果灌醉了他發現他是神獸白澤，大家嚇壞之餘，那缺少人口買賣的商人起了新主意，要他們提供白澤肉作為達官貴人的藥用。

白澤是靈獸，切下肉還會再長出來，而一點點肉就能賣到很多錢，這救了當地的村莊也救了女孩，因此村人雖然一開始有點擔憂害怕，但在把白澤關起來試切他的肉以後，發現縱然會流血但很快就會乾涸，隔天傷口就癒合了，錢又賣了不少，村人就漸漸不再那麼害怕。

但這一切當然會讓白澤受到損傷，白澤越來越虛弱，身形也越來越小。而村人不知道是內疚還是威脅，總會讓村裡的女孩去照顧白澤，那些女孩總是一邊流著眼淚一邊對著白澤道歉。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白澤才心軟不逃跑。

就算白澤已經被關在籠子、不逃跑了，那些村民卻因為害怕白澤逃跑，想起自己是怎麼做而不讓女孩反抗的，因此每天都拿刀子削掉白澤的腳跟……

讀完了文件的內容，鬼灯低頭看著白澤的反應，白澤正縮在籠子角落發抖，似乎還哭濕了底被。

看到白澤哭成這樣，鬼灯又重重地敲了籠子，對白澤大吼著：「事到如今您還是要袒護那些人嗎？我明白您是同情那些人，因為那些人都是被權貴詐騙到沒有資產，被打發到貧乏之地，不得不靠賣女兒活下去的可憐人。那些想吃神獸肉的權貴只要在遠方使喚商人就好，不用親自拿刀去刨。」像是終於放任自己將真心話講出來，鬼灯難得地沒有對承受過這段傷害的白澤保留，直接下了重話：「正是因為您這種姑息，這些人全因瀆神通通要下阿鼻地獄，包括你想保護的那些女孩子。這樣您滿意了嗎？」

聽到鬼灯說的這番話，白澤抬起頭，爬到籠子邊對鬼灯嗚咽叫著，臉上的三隻眼睛早就哭得紅腫，眼淚還是不斷地冒出來。

看到白澤這樣的神情，鬼灯雖是氣得氣喘吁吁，但慢慢地讓自己緩下氣，平復情緒。

等自己終於沒那麼憤怒，鬼灯望著白澤，輕輕地搖了搖頭。

「您若到這個地步還想袒護那些人，到時罪狀通通會列在您身上，罪行是引誘無辜的人犯罪的罪名而受到殘酷的永罰，這種事，您以為我會允許嗎？」

白澤閉上嘴，雖然眼睛還在邊眨邊掉淚，但他不再發出動物的哀鳴。

鬼灯靜靜地看著那望向自己安靜地搖尾巴的白澤，好一會，他輕嘆了一口氣。

「真是的，白天忙成這樣，居然還讓我花這樣的力氣。」鬼灯揉了揉自己的肩膀，準備回去要整理行李，走沒幾步路，鬼灯停下了腳步，然後回頭，將木籠子打開。

「想上哪就去哪吧。」鬼灯將白澤抱了出來，「但若是打擾我整理行李，我就把您屁股打到腫起來。」

鬼灯回到床邊收拾著行李，這段過程中白澤一直窩在床籃子上靜靜地看著鬼灯。

直到鬼灯將行李收拾好，放在門邊，回到書桌前坐下小休息一下，白澤才慢慢地爬了過去，蜷在鬼灯的腳邊，用尾巴輕輕蹭著鬼灯。

彎下身，鬼灯撫摸了一下白澤的背，之後就沒對白澤多說什麼了。